

百宋樓藏書志

函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一

文選六十卷

宋贛州學刊本 朱臥庵舊藏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呂延濟劉良

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案卷中有毛晉一名鳳苞陰文方印汲古閣陽
文方印字子晉汲古閣世寶兩陰文方印毛裒
之印陽文方印華伯氏陰文方印毛氏藏書子

孫永寶朱文長印朱臥庵攷藏印休寧朱之赤
印留畊堂印兩陰文方印留與軒浦氏珍藏朱
文方印浦玉田藏書記方印每卷有左從政郎
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州學司書蕭鵬
校對兩行惟校勘銜名數卷易一人或曰鄉貢
進士李大成或曰鄉貢進士劉才邵或曰鄉貢
進士劉格非或曰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
兼主簿嚴興又餘詳儀顧堂集

文選六十卷

明覆元張伯顏本

梁昭明太子選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

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梁昭明太子序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梁昭明享池祀夫豈徒哉如有所爲者知其有
文選也必人承其傳則神壽其享矣惟大德九
祀予以二郡是承以墜典是詢父老具曰伯都
司憲新文選之梓于燼告厥成因相與樂之越
十有三載予時備遣皇華諮諏炎服還有以梓
蹈災轍而告厥廢者乃相與歎之再明年卽池
故處吾豈老焉聿感迨茲徒念罔濟吾旣不果

憲斯道又不復政斯郡未如之何矣幾將來者
豈不有我心之同然者乎未幾同知府事張正
卿來思惠而爲政將桓復斯集俾邑學吳梓校
補遺繆遂命金五十以自率羣屬靡不從化心
之身之度之成之播之揚之誥之詠之四方則
之多士德之伊誰爲之何日忘之宜有識之嘉
議大夫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

唐藩希古序

成化丁未

唐世子跋

宏治元年

文選考異一卷

影寫朱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錢文選板以實
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
缺文也願畧它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
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
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人禱之神焉蓋
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什四也顧神
貺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
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讐校有補學者是所謂成
民而致力於神者與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

百子林
卷二十一
三
說友題

貴池在蕭梁時寔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
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
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
嘗欲募眾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
五臣注本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
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
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錢木會池陽
袁使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
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真之學宮以慰

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
淳熙辛丑上巳日
晉陵尤袤題

六家文選六十卷

明袁褱覆宋本

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
注

昭明太子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呂延祚等進集注文選表

袁褱跋

嘉靖己酉

案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在廣

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卷末有吳郡袁氏善

本翻雕六字

玉臺新詠十卷

明仿宋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自序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
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開復多錯謬版亦
時有利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
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
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復

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夫詩者情之發也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王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秋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風化雅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之類此集揆之語意未大異也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義者蓋鮮矣然其閒催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詞託興高古要非後世樂府所能及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而況近代挾邪之說號爲以筆墨動淫者乎又自漢魏以來作者皆

在焉多蕭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以觀歷世文章盛衰之變云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後永嘉陳

玉父

玉臺新詠十卷

明巾箱本

陳東海徐陵字孝穆編

自序

陳玉父後序

文館詞林殘本四卷

東洋刊本

唐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奉敕撰

摯經室外集曰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等奉
敕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官至太子少師
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事蹟具唐書姦臣傳案宋
王溥唐會要云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敬宗修
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與唐書藝文志總集類
卷帙合志又云崔元暉注文館詞林策二十卷
又雜傳類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宋史藝
文志載文館詞林詩一卷崇文總目載文館詞
林彈事四卷皆全書中之一類是編亦僅存六
百六十二及六十四六十八九十五四卷皆漢

魏以來之詔令日本人用活字版擺印者會要
又云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
使請唐禮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于
文館詞林內采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
之是當時頒賜屬國之本原非足冊此雖斷簡
殘篇而詔令則皆甚古且全書之體例亦可得
其一斑矣

唐四僧詩六卷

舊抄本

唐澈上人詩一卷沙門靈澈澄源著常達詩一
卷常達撰靈一詩集二卷靈一撰清塞詩集二

卷清塞撰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

舊抄本

唐廣平高正臣輯

香山九老會詩一卷

舊抄本

唐樂天白居易輯

自序

御覽詩一卷

舊抄本

唐翰林學士朝議郎守中書舍人賜紫令狐楚
奉勅纂進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

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止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詩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纔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定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云紹興乙亥十一月八日吳郡陸游記

予書此時年三十有一後四十有三年年已七十有四燈下再觀恍如昨夢慶元戊午十一月

十六日老學庵書

二皇甫集八卷 舊抄本

皇甫冉詩集七卷唐補闕潤州皇甫冉茂政著
皇甫曾詩集一卷唐監察御史皇甫曾孝常著
寶氏聯珠集五卷 顧善耕校宋本

唐寶常寶年寶學寶祥寶華撰

鞏嘯嘯詩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見其集聯珠之
最也戊戌歲中元前一日夷門旅舍書潛夫
夜吟寶集追思夷門題處已三稔矣悽然感興
書之

往歲記時梁苑夜今宵吟處洛城秋浮生瞥電
人何在懷舊傷心淚迸流三迳竹風鄰笛怨一
庭霜月井桐愁妻兒未會余惆悵只怪燈前不
舉頭

自鞏而下皆 大天所題慕而錄之

甲子歲春初中儀李公借此詩抄寫得無何

祕監尹公借去云已失墜不復相還余嘗讀此
集寤寐思之至夏末忽投書於 致政大天果
蒙見借所恨自少閑暇令扎吏抄錄故多謬誤
躬親勘校頗亦改正因得吟味喜不自勝刑部

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和

時乾德二年六月廿五日雨霽嶰讀過

余家所藏和峴所校五寶詩世少其本和所跋
甲子歲卽乾德二年也祕監尹公者尹拙也致
政大天者吏部尚書致仕張昭也昭字潛夫題
鞏詩後一篇稱潛夫者卽昭也刑部外郎兼太
常博士和者峴也後有題嶰讀過者峴季弟也
惟中儀李公當是時爲禮部侍郎而李姓者偶
忘其爲何人遠方無書可攷姑俟知者今刊諸
公府庶永其傳淳熙五年四月旦日朝散大夫

權知蘄州軍州事北海王崧書

元和三舍人詩集一卷 舊抄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元和三舍人詩者蓋一時倡和之作也其曰廣
津則王相國涯曰穀士則令狐相國楚曰繪之
則張學士仲素也按穀士以元和十二年守中
書舍人廣津以正元九年正拜舍人仲素史傳
未著獨韋貫之傳有云是時段文昌張仲素受
知憲宗將以爲學士貫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
內庭尼之未幾李逢吉進而貫之貶則仲素之

爲舍人必在貫之去位後也又按唐制舍人及
學士俱六品而中書舍人則出納王命預謀文
武清要兼爲焉舍人於學士之後殆可必耳但
韋貫之以元和十一年罷相王涯亦以其年拜
平章事令狐楚以十二年八月罷翰林學士左
遷中書舍人又似不相及不可考也或云仲素
建封子而徐州自有子名貫此又不可知耳歲
丙子余從京邑言首西路息驛道傍村塾有老
書生出是書相質予因爲道所憶如此併停一
日校之而去漢老敘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明抄本

唐史臣吳兢撰

柳氏手跋曰正德乙亥七月二十二日錄訖唐

史臣吳

諱見前

樂府古題要解一小帙值區區感

寒受懣亦樂於抄寫以詩奇興云偶病不粒食抄書二十番娛生無此癖守死亦爲冤把筆頭欲帽衣絲酒罷樽時名付流水此外復何言布衣柳僉謹誌

孫氏手跋曰唐吳兢所撰樂府古題要解二卷本附古樂府詞十卷以行故崇文總目稱爲十

二卷此天一閣藏本爲正德時布衣柳僉手錄
檢毛晉刻津逮秘書中有此跋稱凡三本一得
之廣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顏氏最後乃得一元
版則此本明人依元版手錄者也五松居士記
案此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

古文苑九卷

顧千里校宋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

古文苑二十一卷

元刊本

季俞華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氏宋章樵註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

之文也歌詩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爲體二十有一爲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宣石鼓文終於齊永明之倡和上下一千三百年間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醜漓政治之得失人才之高下於此而概見之可謂萃衆作之英華擅文人之巨偉也至別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寔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溫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洵水碑銘鋪揚興王之盛敘功攷德表裏名實足以續閭散之芳烈揚子雲倣虞作箴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

盛孟几杖之銘爭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
爲龜鑑所謂傑然詩書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
或世代淪逸遺文彫耗若昔賢所欲與致太學
以助講切之真蹟今旣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
蔚宗之注與隋唐藝文目錄所載諸家文集亦
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學者得以想像
細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
復出於人閒而其中句讀聲牙字畫奇古未有
音釋加以傳錄舛訛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臥
之歎樵學製吳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以燈火

餘工玩味參訂或哀斷簡以足其文或校別集以證其誤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爲之訓註其有首尾殘缺義理不屬者姑存舊編以俟庖攷復取漢晉閒文史冊之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釐爲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以求是正焉紹定壬辰七月望日朝奉郎知平江府吳縣 武林章樵升道序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闕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果以古文

苑目之今次第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
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定者何詩且何
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
則成王耳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
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
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編數首推之意後代
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尙四言至鄒炎乃五
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
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其有考焉惟
說外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高

熙六年六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遺也昭明曷爲遺之蓋以法而爲之去取也唐人曷爲集之蓋思古而貴於兼存也去取以法所以示後學之軌範兼存乎古所以廣後學之知識其功一也然是集也其辭屈曲其義幽深由唐迄今垂數百載觀者罕究其極武林章君有憂之於是研精覃慮搜採羣說篇傳而字釋之使開卷者一覽而得其指歸可謂好古博雅之君子矣章君不忍自私作毗陵日欲繡諸梓以貽後學甫

書初考適拜司鼓之命懼厥志之不酬乃以其
棄屬之後政歲在丙申六月畢丁明年四月僕
到官既半載章君之子涪過僕盡取其版訂刊
者之誤凡二百餘字而章君之志益明非其善
繼疇克爾邛昔向傳洪範而歆異之君子以爲
恨今章君有涪過向遠矣僕於章君實襲其隔
政之餘芬思見其文而不可得今知其有賢子
也故喜而書之嘉熙丁酉良月江師心序

如杞於章公爲子姓公之子涪且同庚卯角束
書游章氏塾相同筆研朝夕公側耳聞目見輒

著乎心及長妻以兒子於是至甥館者無虛歲
每見公卷紱家食惟以著書立言爲事暨薄宦
因任南徐值公令吳門倅毗陵軫相接也書問
往來自訪古書之外不言它公之志向概可見
矣癸巳冬由餽幙終更假道東歸留倅治者經
旬見會粹所述古文苑稿方授楷書吏將付諸
梓俾與訂正以歲暮亟行而未究明年公除司
鼓留橐以遣後人程君士龍寔爲代用能成公
之志丙申六月書成而公以乙未六月先爲占
人矣又繼之者有江君師心復爲訂刊者之誤

書於是乎有傳公去常越十有二年丙午冬如
杞承乏佐州遠繼其後峙庭雙檜可比甘棠緬
想典型儼然如在公餘取所刊版鱗次先後遇
版有蠹蝕者字有漫漶者卽命工補治之及訂
其偏旁差訛者數字益嚴扁鐫守護惟謹庶可
以詔久傳遠嗚呼哲人云亡猶幸是書之僅存
也讀其書如見其人因其言以求其心無愧前
修後學者事跡襲舊梓非曰敢私敬誌下方尤
有望於來者淳祐丁未月正元日承議郎通判
常州軍州事古替盛如杞謹書

古文苑二十一卷

明仿宋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宋章樵註

章樵序

文苑英華一千卷

舊抄本

宋翰林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勅集 每卷末俱有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一條末有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巡轄馬遞鋪王思恭點對兼督工一條

周必大序

吉州致政周少傅府昨于嘉泰元年春選委成
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軍巡轄馬遞鋪權本府
使臣王思恭專一手抄文苑英華并校正重複
提督雕匠今已成書計一千卷其紙札工墨等
費並係本州印匠承攬本府並無干預今聲說
照會四年八月一日權幹辦府張時舉具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宋彭叔夏撰

叔夏嘗聞太師益公先生之言曰校書之法實
事是正多聞闕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抄太祖

皇帝寶錄其間云興衰治口之源闕一字意謂
必是治亂後得善本迺作治忽三折肱爲良醫
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
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
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

詳見益公序篇

公既退其閣命以校讐庸見淺聞寧免謬誤然
考訂商推用功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因會
粹其說以類而分各舉數端不復具載小小異
同在所弗錄元注頗畧今則加詳謂如一作某
字非者今則
聲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初不者後因或
人議及今存一二勒成

十卷名曰文苑英華辨證云嘉泰四年冬十有二月己丑朔鄉貢進士廬陵彭叔夏謹識

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

明刊本

王芑孫校宋

宋 吳興姚鉉述

自序曰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草于周氏我宋教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眊然文明朔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僣僣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

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
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畧無亡逸內則有龍
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
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
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譔述
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禋皇
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
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
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
則威儀之可觀鏗鏗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

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於褒貶
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
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
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
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
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調惑漢興賈誼始
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
才卒濯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
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
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

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
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
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
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馘聳潘陸之風格
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
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
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
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
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
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

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伯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轡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

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
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
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
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
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閒氣極玄又玄
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
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
豈唐賢之文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
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撮
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

贊頌碑文論箴議表奏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
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
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
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
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
簞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
風激深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
至乎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
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爲力臨安進士

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
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
藏書志必芟竹籒木殫絙竭毫盛其蘊宏其載
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祕之不滿笥
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
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
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何義門手校本

宋王安石編

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

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沒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治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鑰諸笥越至於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宦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

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
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蘭皋盤
谷倪仲傳書

何氏手跋曰八卷乃祕閣藏書商邛公從東海
司寇家得之二十卷全者斧季得之吳興鬻書
人抄本非宋刻也書跡類明初人亦不知與八
卷有異同否商工喜於復完不復研覈但非出
於毛之僞造或眞爲荆公之舊耶

又曰余見錢牧翁手校岑嘉州詩上有荆字印

者或與此不盡合此則其可疑者豈收翁一時
疎畧耶康熙己丑重九日前二日鶯脰湖舟中
何焯記

又曰晁氏讀書志云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宋敏
求次道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
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爲一編王介甫
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
足矣遂以爲介甫所纂余按玉海載唐百家詩
選二十卷不言介甫撰錄得晁氏之說乃渙然
無疑今爲詩一千二百六十首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殘本十一卷

宋刊本
舊藏

汲古閣

宋王安石編

自序

詩之所可樂者人人能爲之然匠意造語要皆
安穩愜當流麗飄逸其歸不失於正者昔人之
所長也思採其長而益己之未至則非博窺而
深討之不可夫自古風騷之盛無出於唐而唐
之作者不知幾家其間篇目之多或至數千
盡致其全編則厚幣不足以購寫而大車不足
以容載彼幽野之人何力而致之哉丞相荆國

王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雖嬰以萬務而未嘗忘之是知詩之爲道也亦已大矣公自歷代而下無不考正於唐選百家特錄其警篇而杜韓李所不與益有微旨焉噫詩繫人之好尙於去取之際其論猶紛紛今一經公之手則帖然無復以議矣合爲二十卷號唐百家詩選得者幾希因命工刻板以廣其傳細字輕帙不過出斗酒金而直挾之於懷袖中由是人之几上往往皆有此詩矣予將會友以文其求昔人之遺意而商推之有觀此百家詩而得

其所長及明荆公所以去取之法者願以見告
因相與哦於西湖之上豈不樂哉元符戊寅七
月望日章安楊蟠書

案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存卷一至卷五卷
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凡十卷分
類編次與宋牧仲刊迥然不同卷一日月雨雪
雲五類卷二四時晨昏節序泉石四類卷三花
木茶菜蟲魚三類卷四京闕省禁屋室田園四
類卷五樓閣歸休二類卷十一音樂書畫親族
墳廟城驛雜詠六類卷十二古宮榭古京室古

方國昔人遺賞昔人居處五類卷十三送上一類卷十四送下一類卷十五別意有懷二類卽百宋一廛賦注中所謂小讀書堆分類本也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宋蜀大字本

季滄葦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氏

李氏手跋曰此書有宋刊密字本絕精美此本疎朗乃宋刊之別體明時東雅堂奇字齋所依倣也補寫諸卷雅潔足以相稱珍賞家之於古書如君子善成人美如此李兆洛過眼因識

按此北宋蜀中刊本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十八

字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語涉宋帝皆空格
桓字以下諱不缺避蓋北宋刊本也卷中有季
振宜藏書朱文長印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總集類二

會稽掇英集二十卷續集五卷

錢叔寶手抄本

宋孔延之編續集五卷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

郎守越州會稽縣主簿黃康弼編次將仕郎守

大理評事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徐鐸

重校

孔延之序曰予常恨詩書之闕亡使善惡之戒

不詳見於後代者蓋編脫節落不能卽補之故也後之爲文章自非藏之名山副在緇帙鏤之板屋室有時而變勒之石岸谷有時而易況火於秦莽卓於漢割裂于六朝五代則木石之能不散蕩者幾矣若元微之白居易之吟咏撰述汪洋富博可謂才力敵矣而今完缺不同者白能自爲之集舉而置之二林之藏元則悠然不知所以爲計也故題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諸紙苟欲誦前人之清芬搜斯文之放逸而傳之久遠者則紙本尙矣會稽稱名區

自周官國語史記其衣冠文物紀錄賦咏之盛
則自東晉而下風亭月榭僧藍道館一雲一鳥
一草一木覩縷而曲盡者自唐迄今名卿碩才
毫起櫛比碑銘頌志長歌短引究其所作宜以
萬計而時移代變風摩雨剝見於今者蓋亦僅
有考之壁記自唐武德至光啟爲之守者幾百
人其開高情逸思發爲篇詠者豈無四五而今
所傳者元薛李孟數人而已或失於自著或怠
於所承此予之所以深惜也故自到官申命吏
卒徧走巖穴且攜之編蘊詢之好事自太史所

載至熙寧以來其所謂銘志歌詠得八百五篇
爲二十卷命曰會稽掇英摠集詩則以古次律
自近而之遠文則一始於古稍以歲月爲先後
無所異也噫隨珠和璞流落乎冥昧久矣一旦
鉤索寶聚夸示來世神光靈氣炯然在目東南
之美盡矣闕亡之恨消矣所以然者庶幾無負
作者之用心也時熙寧壬子五月一日越州清

思堂

案卷末有隆慶戊辰夏彭城錢穀手錄一行

文文肅手跋曰吾吳叔寶錢先生游先太史門

下日取架上書讀之聞人有藏秘籍必宛轉借
抄校勘丙夜不置故所藏充棟手纂續吳都文
粹南北史摭言三刺史詩惜未登梨棗若其繪
畫特餘事耳此會稽掇英錄皆集唐宋名賢詩
文字內流傳絕少是其早歲所抄無一情筆乃
從宋刻本而錄者爲世珍重可知矣萬曆庚申
如月花誕雁門文震孟跋於青瑤嶼

王氏手跋曰嘉慶甲戌九秋華亭沈蕊十峯珍
藏長洲王芑孫獲觀因識

案此錢罄室手抄本續集五卷 四庫所未收

也卷中有錢穀朱文方印叔實白文方印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中書舍人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

金部郎中平仲毅父撰

正 遺編

周必大序

上缺

而遺竊有意於此亦豈徒好其文欲因是

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醞藉日以泯沒凡
可按以窺尋想像其萬一者幸未百年尙可訪
求而卒置之則未免慊然于中此遺之所以拳
拳也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

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慶元五年四月望朝奉大夫權發遣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濡須王遵謹識

三劉家集一卷 舊抄本

宋劉元高編 前有劉漁劉恕劉義仲本傳

河南程氏文集十卷 成化廣信府刊本

宋胡安國編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庠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

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
之後圖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
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清祐丙午古汴趙師
耕書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
已漫漶教授王君混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
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鉅于春陵郡
虛又取長沙所刻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
學清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

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
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
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術上富公與謝
帥書中刪卻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
序之改泐爲泐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
以見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
其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
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
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
心元之蚤讀二書虛其傳本浸少悉爲刻棗而

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於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

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
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烏乎元之之
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
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旣望
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
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
一卷詩說二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
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
漁樵對問一卷信間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

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
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
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
疑卽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
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
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
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
與今所傳讀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
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
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 衛之聲人

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謂爲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繫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案末有成化丙申廣信府刊本記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

影寫舊藏

宋刊本

涉園張氏

不著編輯者姓氏

吳氏手跋曰聖宋文選予昔訪之而未曾觀後晤鮑君以文爲言海鹽張皜亭主政藏有影宋寫本渴欲一見日久未得如願甲寅秋季偶至武原借陳君仲魚訪張子醜觴於涉園主人賢而好客示以祕藏諸籍獲觀是書真生平大快事也爰書數語附之簡末以識欣幸云免床吳騫拜觀并記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朱竹垞舊藏

不著編輯者姓氏

所錄歐陽永叔二卷司馬

君實三卷范希文一卷王禹偁一卷孫明復二卷王介甫二卷余元度一卷曾子固二卷石守道三卷李邦直五卷唐子西一卷張文潛七卷黃魯直一卷陳瑩中一卷凡一十四人

樂府詩集一百卷

元至正刊本

宋太原郭茂倩編次

樂府之名肇於漢所以聚音律之具而命之古無有也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歌之所由作也良以樂之爲樂非曰彈絲鳴竹鏘金擊石然後謂之樂凡羈窮愁悶懣忻愉擇出於

口而成聲者皆樂也粵自擊壤康衢之謠興而唐虞喜起之歌播於巖廊之上治世之音縱鈞天雲門不是過也嗣後夫子刪詩三百雖樵夫野叟婦人女子羈孤庶孽怵迫無聊之態侈靡華麗之習莫不備具蓋發乎情止乎禮義皆足以懲創而興起聖人未嘗去彼而取此 曰

樂歌

如笙山庚南陔白華之什先儒已

辨

自聲詩絕響之後太原郭茂

倩編類古今歌曲上際唐虞下迨五季日之曰樂府詩集凡歌詞之典雅純正曲調之清靡

麗 俚語長謠短謳鮮不該盡 夫風

雅頌之變而世代推移可一覽而周知而騷人
墨客操觚弄翰于欲 斜陽之外亦足以

幽情者憲臺幕賓濟南彭公弓儀父憫茂倩
之用以悼古樂今樂之異趣 湮沒無聞郡

博士 君萬元又能先意承志遂鳩工鉅梓以
廣其傳慧孫適承乏勉力以竟其事俾後學觀
此上有以知時雍 蒸民之歌下有以極清

麗之習一返而歸於正則樂府之詩非特爲禮
義性情之助而樂之本陰陽原情性又足以躋

吾民以歸於壽域春臺之上矣昔至正初元菊

月朔文學

掾周慧孫序

此序毛本闕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錢孫保一名容保白文方印彭城朱文
腰圓印錢孫保字求赤白文方印孫保朱文方
印錢氏校本朱文方印天啟甲子朱文方印錢
興祖印白文方印春草堂白文長印盛百二白
文方印秦川朱文方印秀水柚堂朱文方印盛
氏圖書朱文方印臣百二白文大方印相舒一

字秦川朱文方印羅浮山人朱文方印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

舊抄本 葉林宗舊藏

宋蒲積中編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俱在選中幾爲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已之流逢時感慨發爲詞章直造風雅藩閩端不在古人下予因隙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鑿板以海其傳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

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紹興丁卯仲冬日
眉山蒲積中致和序

葉氏手跋曰此書從兄林宗所藏書才摹竟而
林宗沒藏本隨散無餘此書遂歸于我行將聚
宋元明之作續之未知其遂志不也東洞庭山
葉石君識

歐陵集九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董茶編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
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

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興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興東徒渡河而廬于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興杭葦而南適于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豳幽怨鄭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州古今文章敘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

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
初卽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
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爲是邦重
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
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
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
章名世文爲世傳而紀詠其鄉里爲多今代如
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
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晉則謝康樂梁則沈
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

梅聖俞蘇子美麗莊敏公王文公其守牧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啟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咏邦人傳諷迨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爲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堪傳茲者蔡與僚屬修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旣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僚與諸生廣求備錄時

以見遺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咏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容略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曰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嚴陵集九卷

舊抄本

知不足齋舊藏

宋董棻撰

自序

鮑氏手跋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從浙江遺書局借天一閣宋刻本對錄廿八日知不足齋記凡一百七十四頁

又曰乾隆四十八年三月重錄一過初四日記南嶽倡酬集一卷附錄一卷 抄本

宋大儒新安朱嘉仲晦廣漢張栻敬夫古田林用中擇之同著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
其閒獨未得登絕頂爲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
朱元晦來訪予湘水之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
以歸迺始偕爲此遊而古田林用中擇之亦與
焉越十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
始望嶽頂忽雲氣四合大雪糾集須臾深尺許
予三人者飯道旁草舍人酌一巨杯上馬行三
十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
絕乙亥抵嶽後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
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

登也予獨與元晦擇之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
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陽谷矣
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
盡卷諸峰玉立心日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繇
馬迹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火林壑崖
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
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峰也
登閣四望霜月皎皎寺皆版屋問老宿云用瓦
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
明發穿小徑入高臺門外萬竹森然間爲風雪

所折時清爽可愛住山子信有詩聲云良夜月
明窗牖閒有猿嘯清甚出寺卽行古木寒藤中
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看廡如素錦屏日影下
照林閒冰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霞交集頃
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
庵繇寺背以登路不甚狹過險輒有石磴可陟
踰二十餘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嶺來
望見上寺猶縈迂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
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
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噬吸

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
取韓子雲壁渾渾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姑
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
十人時烟霞水澄徹羣峰峭立遠近異態其外
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入海瀛環之真奇觀也
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
洞庭在焉晚歸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
丈月照雪星寒光射人泉聲隔窗冷然通夕恍
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武夷胡實廣仲
范念德伯崇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

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
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
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
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涌如饋餽過嶺南爲風
所默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
未晚雪擊窗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
冰結不可步遂亟繇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
者下視白雲滂沱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之
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
三十里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

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
殫敘間亦發於唸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
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
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
錄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
三人是數日閒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
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來異日
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日亦不復見於詩矣
嗟乎覽是篇者其亦以吾三人自儆乎哉作南
嶽倡酬序廣漢郡張敬夫云

鄧淮序

天順四年

萬首唐人絕句四十卷目錄二卷

明刊本

宋洪邁編

洪邁序

申時行序

萬曆丁未

趙宦光序

萬曆丙午

黃習遠序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刊大字本

宋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

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從子喬年撰

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聞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尙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關於時而其文不爲

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
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
朝不爲清議所許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
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
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
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
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
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
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略若此太
史旣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

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語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卽刪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皇朝文鑑一書諸處未見有刊行善本惟建寧

書坊有之而文字多脫誤開卷不快人意新安
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爲參校訂正錢板于郡
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谿沈有開

文以鑑名非爲標題設也以銅爲鑑則可以別
妍醜以古爲鑑則可以審興衰以人爲鑑則可
以正得失至於以文爲鑑則又不可以別妍醜
審興衰正得失盡之也新安郡齋舊有文鑑木
本余每惜其脫略謬誤莫研精華如涉蓬山而
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輒歎曰斯文之墜越
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抵牾訛舛

若此學者何賴焉郡博袁君嘗加訂證暨嘉定
辛巳冬余領郡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
呂文公家本來尚余喜而不寐亟併取袁君所
校以相參攷易其謬誤補其脫略凡三萬字命
工悉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爲全書使
學者覽表疏而思都兪吁咈之美觀制冊而得
盤詰誓命之意閱賦咏而追國風雅頌之音續
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鏤冰之譏藻飾皇猷黼
黻治具俾斯文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
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爲無負文鑑之利

爲甚博矣嘉定十五禩壬午夏五月上泮郡守
開封趙彥适跋

前輩之文粹然出正蓋累朝涵養之澤而師友
淵源之所漸也此書會粹略盡真足以鳴國家
之盛惜夫毀木之始一付之刀筆吏欠補亡刊
誤之功後雖更定訛缺猶未能免思欲就正有
道恨呂成公之不可作也近於東萊家塾得證
誤續本命郡錄事劉君崇卿參以他集而訂正
之凡刪改之字又三千有奇與刊缺不可讀者
百餘板併新之其用心勤矣其有補此書多矣

既迄役將如京因語之曰夫校讐工夫如拂几
上塵旋拂旋生去後每繹當更有 錄以見寄
抑以觀子曰進之學端平初元清明郡守四明
劉炳書于黃山堂

繳進文鑑劄子

謝賜銀絹除直祕閣表

周必大序

案此宋端平重修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九字
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

新雕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刊明修本 世學樓
舊藏

百五十五
宋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編次

周必大序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劄子先
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尙書省劄子勘會已
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
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祖謙專一精加校證
祖謙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去取未精
名賢高文大冊尙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

損仍斷旨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祖謙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擇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纂凡本門爲百五十卷目錄四卷祖謙竊自伏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掇菁華仰副聖意而祖謙學問荒下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文字之工拙黽勉承命今已經年筋力浩繁取會繆戾加以繕寫纒畢偶嬰末疾省恐疎略抵牾未敢遽

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偶蒙具宣聖諭緣祖謙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懼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册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木一部計二十册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祖謙不勝皇懼俟罪之至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所編文鑑精當謝賜銀絹除直秘閣表右臣今月四日承中書李裕文宣諭聖旨所編文鑑精當賜銀絹三

百疋兩者奏編無取賜命有加旣叨中秘清切
之隆復拜內使便蕃之賜人微恩厚感極涕零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淵懿粲然
歟作思採摭以無遺葺爾小臣懼討論之不稱
已逃罪戾仍被眷私抱慙懷銘曷副右文之意
賜金增秩彌慙稽古之榮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商輅序

天順八年

胡拱辰序

弘治甲子

韶跋

弘治戊午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二卷 明刊本

宋東萊呂祖謙伯恭撰

孫應鰲序 嘉靖壬戌

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前集十五卷後集十五卷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東萊呂氏編于麗澤書院

今得呂氏家塾手抄武庫一帙用是爲詩戟之具固可以掃千軍而敵不欲祕藏刻梓以

天下收書君子伏奉 鑒謹啟

案此宋季麻沙刊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十九

字語涉宋帝皆空格卷中有平陽汪氏藏書印
朱文長印汲古閣祕本書目著于錄 四庫不
收附存其目